

龙飞凤舞傲

武林

陸小鳳續集

# 龍飛鳳舞傲武林

吉 龍 著

中

瀋陽出版社

一九九二·瀋陽

“民妇不知道。”沙氏答道。

“乔光斗，你们的教主是复姓司马，对不对？”

乔光斗心头一颤，暗忖，我们的教主姓氏一般分舵主都不知道，这个不现身的人，却给亮了出来，如果拒绝回答，恐怕又要吃苦头，于是无奈只好回答：“是姓司马。”

“你们教主的名字，老夫就不问了。因为你们教里有规矩，不能随便往外说。现在老夫要问黄舵主，你知老夫是你们教主的什么人？”

“晚辈不知。”黄涛答道。

“老夫是你们教主的师伯。”

此言一出，全场人又是一惊。

黄涛、乔光斗、玄光、辛和一齐跪倒叩首，齐声道：“晚辈有眼不识泰山，不知前辈尊驾驾临，望乞恕罪。”

“乔光斗、玄光，老夫叫你们教主猴崽子该不该叫？”

“该！该！”乔光斗等回道。

“沙氏夫人、胡总管、周教习你们三位不必惊慌，老夫虽是回天教主的师伯，却不能偏袒他们。何况，明家庄主是老夫恩人的后代。老夫斗胆提出一件事跟你们商量，望能给老夫一个面子。”

沙氏忙道：“老人家，你在明家庄遇危之时，慨然相助，我们感谢不尽，有事您只管吩咐，勿用客气，咱们是自家人嘛！”

“好！那老夫就不客气了，老夫的意思是，你们是否可把房屋租给洛阳分舵？”

在场的人闻言，又是一惊，均感意外。

明家庄人觉得，闹了这半天，不就是因为没有闲房可租，

才得罪了洛阳分舵的人吗？到头来，你这位前来帮助解围的老人家，却怎么现在竟一变而为洛阳分舵租房而求情的人呢？

沙氏不好回拒，却又不好立即答应，站在那里只是发呆。

还是胡总管见过世面，不慌不忙地问道：“老人家的意思是让我们答应把房屋租给洛阳分舵是吗？”

“不错！老夫是这个意思。”

“那……”胡总管把个“那”字拉了长声，意思是让那老人家把话茬接过去，说说怎么个租法。

“胡总管是不是想说贵庄确实没有房屋可租啊？这个老夫考虑过，事实确是如此，但尽管如此，还是有办法办好这件事的。”

“老夫以为洛阳分舵，确实应该有一处较为隐蔽的处所，而明家庄正是一个非常好的所在。但凭武力强占人家的好地方，天理不容，人共戟指，如果肯化干戈为玉帛，并对明家庄尊重有加，视明家庄的安居乐业为己任，以谢租房立脚之德，那明家庄何尝不能忍痛割爱，租房给回天教洛阳分舵，以助人为乐呢？”

“按现有的房屋，明家庄真是没有闲房可租，但明家庄可否拨出一笔款子，在庄内寻一合适地点盖它三十多间新房，把这些房子租给洛阳分舵，老夫以为这笔盖房费用对明家庄来说是微不足道的，用微不足道的花费交下了洛阳分舵这个朋友，岂不是一件美事？”

沙氏、胡总管、周天刚连连点头。

黄涛等人也目露惊喜的光芒。

沙氏开言道：“老人家的一席话，真叫民妇心里豁然开朗，民妇愿意为洛阳分舵的朋友解决分舵的房子问题，但不知这

房子建在哪里为好，请老人家赐教！”

“这好办，子洛河不是斜穿你们庄子而过吗？子洛河东边那一片林坟地，在那里荒废着，不是一块绝佳的地方吗？在这庄子里，就是这地方没派上用场，如果把房屋盖在这里，盖五十间也盖得了。这样，就以子洛河为界，子洛河西边是明家庄的人。子洛河东边是洛阳分舵的人。谁也不准干扰谁，在子洛河东边，再开个便门，心要时再垛起一堵围墙，把明家庄跟洛阳分舵隔开那就更好了。从明家庄庄外看，这儿是明家庄，而在明家庄里又有个庄中之庄——洛阳分舵，你们说这不是很好吗？”

在场的人齐声叫好。

乔光斗和玄光和尚在叫好声中，两目露出一丝狡黠的凶光。

那洛阳分舵黄涛舵主，也只是皮笑肉不笑。

“既然你们双方认为老夫这个办法可行，那就算商定，老夫就是中间见证人。不过我们得有个约法三章。特别是对洛阳分舵方面，因为明家庄方面是农人商人，他们不能也无力去欺侮谁，但是洛阳分舵就不同了，他们常常凭恃刀头拳头来欺压人。

一、以子洛河为界，洛阳分舵的人永远不准过界河一步。

二、洛阳分舵对明家庄庄民有保护之责，如有一家或一个庄民受宵小扰害，拿洛阳分舵是问。

三、按市价交纳房租，明家庄有权定时或不定时查看河东的房屋设施，洛阳分舵不得拒绝。

怎样？黄舵主、乔使者、玄光尊者，这约法三章合适吗？你们愿意认真遵守吗？”

黄涛等三人你看看我、我看看你，真是有苦难言，本来是想借租房进而吞占明家庄，没想到租房还要交房租，且只能永远在那小范围内活动，更要命的是还得保护明家庄，成了明家庄的义务保镖。那就是今日遭此奇辱，永远也报不了仇解不了恨了，这对黄涛、乔光斗、玄光尊者这些凶人来说，真是绝难忍受的了。但不忍受又怎么办？对方武功奇高，连人家什么样子都没见到，就被奚落得若落汤之鸡，弄得筋折骨断，皮开肉绽、狼狈不堪。何况人家还是教主的师伯，也只有认了，也只有认了才是上策。

黄涛、乔光斗、玄光迟迟未答。

“怎么，你们不愿意接受老夫的约法三章？那好，就请你们马上离开此地，租房之事免谈，但是，今后你们胆敢再来此庄纠缠，老夫就不像今天这样客气了。”

好家伙，今天这样还算客气，若是不客气又将怎样呢？真是令人寒而栗。

黄涛讷讷道：“我洛阳分舵愿意遵守这约法三章，请前辈放心！”

“好，黄涛舵主，你可是一舵之主，舵主之言，可应是一言九鼎，老夫放心。”

“沙氏夫人、胡总管，那就这么定了。你们马上安排盖新房屋的事，老夫想，明庄主是会同意这么做的，你们着手吧，不用再等他回来定了。”

沙氏和胡总管同声回道：“是！我们照你老人家安排办。”

沙氏向空道个万福，胡总管躬身深深敬了一礼。

黄涛向空一揖道：“前辈，我们告退，马上离开这里。”

“慢，老夫还有话说。”

黄涛等一怔，问道：“前辈，还有什么吩咐？”

“老夫托你等给你们司马教主捎个话，你们可愿意捎到？”

黄涛忙道：“前辈说哪里话来，晚辈理当效劳。”

“你等转告你们司马教主，武功是人们强身健体、保卫祖国的工具，不是用来称王称霸的东西。特别是凭恃武功，以强凌弱，杀人犯科，奸淫烧杀，无恶不做，这是大背练武的崇高目的的。

“你们回天教罪孽已够深重，到处挑起砍伐纷争，使天下人遭受涂炭，该是改弦易辙，改邪归正的时候了。

“老夫已安排人，举起阻止杀伐，联合天下武林，为捍卫中华武魂而奋起斗争的旗帜，希望你们教主给予支持。

“这人叫明小龙……”

此言一出，全场皆惊。

沙氏惊叫道：“明小龙，你老人家说的是我们庄主？我们庄主是个商人，他根本不懂武功，怎么能去管练武人的事？”

“沙氏夫人！你们都误会了！我说的明小龙只是跟明庄主同名，是另有其人。此人武功，当世第一人。武德也堪称天下第一。他将在不久就公开露面于世，弘扬武德，捍卫武魂，为创造一个武林新世界，他将进行不屈不挠的卓绝的努力。老夫希望，回天教给予合作，这话请黄舵主等人，一定要转告你们司马教主。”

黄涛等回天教的人一齐答道：“是！我们一定转达。”

忽然，这前厅的大梁上响起了“哈哈……哈哈”的宏亮而又苍劲的笑声，众人举目望去，只见一条高大的灰影，冉冉凌空，向前厅外飘去，留下了“老夫去也”一句话，转瞬间，踪影不见。

啊，这没现身的高人，原来就在这前厅的梁上，像乔光斗、玄光那样一顶一的高手，也没有发现。这说明这位姓胡的高人武功之高，真是令人莫测。

当然，乔光斗、玄光这些眼高于顶的人，亲眼所见那姓胡的高人的绝技，怎么还敢在明家庄胡缠下去，自然在那高人离去之后，也就趁机夹着尾巴溜出了明家庄。

数月后，明家庄里果真新建了一个庄中之庄。在庄的东大墙开了个便门，在庄中子洛河东河岸新垒了一堵围墙。子洛河东岸边竖起三个高大的石碑，上面都刻着“严禁过河，过河必死”八个醒目大字。从东大墙开的便门出出入入都是一些不三不四的凶恶之徒。但从不敢有人闯入河西来，河西的人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。

这就是说，回天教洛阳分舵就隐在明家庄的庄院中的庄中庄里了。回天教的洛阳分舵这个凶恶的老虎就卧在明家庄人的身边了。

洛阳分舵怎么这样听那姓胡的高人的话，特别是那高人离去后，他们仍然能如此守约？

这是回天教主下一道死令。在子洛河东岸竖起的那三个大石碑，就是回天教主指令黄涛舵主竖起的。那“严禁过河，过河必死”八个大字，就是司马教主用金刚指功亲手所刻。教主亲手所刻的八个大字，有哪个不要命的见了，还敢越过禁区。



## (二)

名震武林的万梅山庄，此刻正是梅花竟放的时刻，高大庄墙的里里外外尽是鲜艳的梅花，好叫人开心咏叹。

以万梅神剑著称于武林的老庄主，西门本早已过世，那少庄主西门吹雪，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把万梅神剑又融进自己的创见奇招，竟使万梅神剑剑法更加奇妙无比，举世夫匹，那真是剑人合一，出剑必见血，因而西门吹雪被武林誉为剑神。

西门吹雪爱剑已爱到如醉如痴的程度，爱剑胜于爱人，因而常此以往，在性格上就形成对人总是冷冰冰的。因为只有对人冰冷，才有进击时的百发百中，才有常常一剑致对方于非命的神威。

西门吹雪总是穿一身白衫，面目总是冰冷如雪，大概这就是他冰冷的性格的具体体现吧！

西门吹雪毕竟是人，他也有人的感情，特别他有了爱妻孙秀真和爱女西门秀以后，他对人的感情逐渐浓厚起来，爱和恨更加分明。爱妻子女儿爱得很深，爱自己的朋友爱得很深，恨凶魔宵小也恨得深。自从他的挚友陆小凤在江湖上消失后，他常常怀念入梦，他恨宫芹芹那伙人恨得要死，他也曾悬剑到处寻觅。终未见其踪迹。

此刻，西门吹雪正在大厅里独自啜茶沉思，守门人进来报道：“庄主，外面有一客人名明小龙的求见。”

西门吹雪一怔，明小龙？这是谁呢？没听说过这个人。

西门吹雪面目冷冷地问道：“这是个什么模样的人？”

门子回道：“五十岁左右，高高的个子，一身文士打扮，

口称是庄主的故人。”

西门吹雪皱了皱眉头道：“请他进来吧。”

门子称“是，”回身往庄门而去。

不大一会儿，一个身穿文士蓝衫，头扎蓝色头巾的客人，笑吟吟地走进了大厅。

西门吹雪起身相迎，让座。

主客互相让了让落了座。

西门吹雪打量来客，见是个个头较高、白白的面皮，两道浓浓的眉毛，颔下无须，两个大眼睛，蓄含精光的人。

明小龙打量西门吹雪，他还是一袭洁白无瑕的长衫，面目比五年前有些消瘦，说话声也显得比过去粗了许多，目光似乎含有狡黠。

西门吹雪问道：“阁下贵姓高名来自何处，有何贵干？”

明小龙眼睛眨了眨回道，“在下明小龙，阁下难道不认识了？”

西门吹雪摇头道：“敝人健忘，阁下可是来自……”

明小龙怔了一下微笑着道：“阁下何必问在下来处，咱们是故人。难道你西门吹雪不认得老朋友了吗？”

西门吹雪瞪大了眼睛，忽然想起什么忙道：“老朋友，我西门吹雪怎么会忘呢？明兄一向可好？”西门吹雪对明小龙亲热起来了。

明小龙眼睛盯视着西门吹雪道：“有一段话，你可记得？”

西门吹雪问道：“哪段话？”

明小龙道：“这段话是：这里除了你、我和我家主人之外，没有人看到你的落败情景，你要想得开一点，千万不要伤害自己，你能为你的朋友陆小凤千里追杀他的敌人，陆小凤在

冥冥之中也会感谢你的，你应该想想，你的朋友陆小凤就会那么容易地死去吗？你等着吧，他不会死的。”这段话西门兄可曾记得？”

西门吹雪忙道：“记得，当然记得，这话也许说过去五年多了吧？”

明小龙笑道：“西门兄，好脑力，五年前的事居然还记得！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过奖！过奖！明兄一路辛苦了，咱们似乎多年不见了吧！……来人……快准备酒菜，吾要同明兄畅饮几杯，叙叙旧情。”

下人答应一声，传下去准备去了。

明小龙又笑问道：“秀真嫂夫人和小秀侄女儿何不请出一见？”

西门吹雪面有难色，阴笑一声道：“明兄来得不巧，他们去四川串亲去了。”

明小龙面露失望之色：“唉呀，我小龙已经多年未见嫂子和侄女之面了。这次千里来访，就是想见一见面，谁想他们竟不在庄上，憾极、憾极！”

酒菜摆好，二人对坐举杯豪饮，三大杯下腹，明小龙忽然颓然倒地。

西门吹雪哈哈一阵冷笑道：“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自来寻。来人，给我绑了！”

从后厅走出两个面目凶恶的大汉，把明小龙用皮筋捆个结结实实。

西门吹雪命令那两人道：“把他弄醒，我来问问他！”

一盆冷水，迎面浇在明小龙身上。

明小龙激灵一下睁开了双眼。

明小龙见自己手脚被捆得结结实实，不解地问道：“西门兄，这是何意？”

西门吹雪冷笑道：“你先别问我，听我问话！”

明小龙道：“问什么，我如实回答就是了，但这样绑着我怎么回答？”

西门吹雪两眼一瞪道：“绑着不能回答？”转脸对那两个凶恶的大汉道：“先给我打他十鞭子再说！”

两个大汉操起身边的皮鞭乒乒乓乓没头没脸地打了起来。

明小龙的蓝衫被打破了，皮肉却一处也没伤着，更没哼一声。

“住手！”西门吹雪吼着走近一步，一把抢过一把皮鞭恶狠狠地道：“我叫你硬挺！尝尝咱无影神鞭于伦的鞭子的厉害！”

他甩手一鞭，狠狠向明小龙砸下，“唉呀！”

这一鞭明明砸向明小龙，不知怎的，竟狠狠地抽在执鞭人的脸上，把执鞭人痛得“唉呀”一声。

两个凶恶的大汉呆呆地怔住了。

就在这时，明小龙一个高站了起来，绑得结结实的皮筋，断成数段散落在地上。

西门吹雪和两个凶恶的打手，见此又是一声惊呼，刚想动转，但不知何时，已被明小龙隔空点了穴道，想动再也动不了啦。

明小龙是何人？笔者不用交待，读者自己就可判断出来，他就是经过易容的陆小凤。

为了叙述方便，这个武功高绝的明小龙就是陆小凤的化

身，以后不必赘述。至于那个洛阳巨贾不懂武功的明小龙，又当别论了。

明小龙自己搬过一把椅子，自己坐了下来，盯视了那西门吹雪良久。

明小龙缓缓地道：“好个西贝货，就你这样窝囊废，也敢冒充西门大剑客！”

停子一会儿，明小龙不紧不慢地问道：“说吧！你是谁？西门吹雪全家人哪去了？”

那西贝、西门吹雪无奈何的回到：“我是高阳地区的回天教的一个舵主，叫于伦，人送外号无影神鞭。”

明小龙急问道：“西门吹雪哪去了？”

他被骗到总舵去了，于伦爽直答道。

明小龙道：“你详细说说。”

“据我所知尽可能详细作答。”

“好，你说吧！”

“啊！”明小龙的身子骤然原势未变地向左飘移一丈多远。

“咚”地一声，在明小龙坐着的地方，突然烟尘四起。

一声枭鸣般的狂笑后，一个沙哑的声音道：“好身法！”

怎么回事？

原来明小龙正跟于伦说话，忽觉脑后有微弱而疾速的金劈风声，暗说不好，有人偷袭，若用一般轻功之法来躲避，肯定避之不及，于是使出本门移形换位大法，一下子飘移丈余，躲过了这致命的一击。

偷袭的是一个满头白发，满脸鸡皮的老妪，她利用明小龙与于伦对话时，放松警觉之机，运用绝顶轻功欺至明小龙身后。抡起龙头钢杖全力一击，她原想，这一击，一顶一的

高手也绝难幸免，因为欺进毫无声息，击出迅疾如电。真没想到这人竟从容避开钢杖，没有击中人，却把屋地打了个大坑。

老嫗这一惊非同小可，不由得脱口赞了一句：“好身法！”

明小龙躲过这致命一击之后，也惊了一身冷汗，忙扭身观瞧，见是一个手提钢杖的老嫗偷袭自己。

明小龙打量来人，见这老嫗，身着一件宽大极不合体的袍子，白发白眉，白发乱成一团，堆在头上，脸上皱纹很深，起伏不平，而且满是鸡皮疙瘩，两双眼睛寒光暴射，两手形若鸡爪，看样子这老嫗年纪至少在八旬以上。

明小龙边打量边思量，怪不得于伦那样痛快的回答我的问话，原来这家伙是在吸引我的注意力啊！好狡猾！

这老嫗又是什么人物，看这人的年龄，这穿着打扮，这兵刃、这手法，这老嫗可非凡人，噢！莫非她是……。

“来人可是前辈孙爱土？”明小龙恭恭敬敬地问道。

那老嫗惊得心头一颤，用沙哑的声音问道：“小子，你是谁？怎知老身的姓名？”

“晚辈，明小龙，前辈莫非要考究一下晚辈的斤两吗？”

“此话什么意思？”孙爱土不解地问道。

“晚辈是说，前辈不声不响欺近突起发难，不是考究晚辈有多大本事吗？”

孙爱土老脸突然变成绛紫色，支支吾吾道：“小子，真会说笑！”

“孙老前辈，你老人家是号称五魔之一的土魔，偌大的年岁，不在清幽的地方享清福，或为武林后辈传习一些健身的绝学，怎么来到这万梅山庄帮助回天教对付西门庄主和晚辈

呢？”

土魔肃然道：“小子，你怎么不回答老身的问话，难道老身没资格问你吗？”

明小龙笑道：“老前辈差矣！老前辈太有资格问晚辈了，现在晚辈恭而敬之回答你老人家的话。晚辈姓明，叫明小龙。”说着深深一躬。

土魔声如泉啼地笑道：“好小子，挺知道尊敬长辈，这挺对老身的心思。”

“你是何人门下？”

“三星门下。”

“什么？三星门下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你是三个星谁的弟子？”

“三星的弟子。”

“什么？是三个星的弟子？”

“正是。”

“你既是胡伯星的弟子，也是闵仲星和明慧星的弟子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真的？老身不相信。”土魔露出了惊奇的目光。

“晚辈怎敢欺骗你老人家？晚辈说的句句是实，若不是前辈问及，一般人晚辈绝不吐露实情呢？”

“好小子，你好福气啊！”土魔赞道。

“前辈，还有什么要问的，晚辈将一一如实回答。”

“那三个老不死的，可都健在？”

“健在。”明小龙这里撒了谎。

“他们现在哪里？”

“居无定处，四海云游，晚辈说不清三位师祖现在何处，请前辈恕罪！”

“师祖？三星不是你的师父吗？怎么又叫师祖？”土魔翻着怪眼问道。

“没错，晚辈确系三星亲自授艺，但年龄实差悬殊，所以通常都以师祖相称。”

土魔孙爱土点了点头道，“是个有造就的小子，老身真有点喜欢你小子了。”

“晚辈也有些感到前辈亲切了，感到前辈对晚辈，似乎有了祖徒之情了。”

土魔大嘴张着，几乎笑开了花儿道：“你这小子，真会说话，你是不是想给老身打点迷魂药？”

“晚辈是至诚之言，怎敢卖弄口舌？”明小龙正色道。

“好……好……”土魔连连叫好。

“你小子说得过三星的亲传，是吗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那好，老身想看看三星调教的人，究竟怎么样？你说好吗？”

好家伙，一代杀人无数的魔头，今天变得如此慈祥，这真叫人难以理解，你看这哪像刚才她挥杖欲毙明小龙的那副凶相，这时分明像似祖孙亲切对话。

“晚辈愿意接受前辈指点。”

“好！咱就比划比划，你小子就全力施为吧，不要有所顾忌。”

“前辈怎样考究晚辈？”明小龙问道。

“这样吧，咱们连对三掌，你看如何？”



“晚辈遵命。”

二人走出大厅，来到天井里，二人相距丈余站定。

土魔心中暗想，这小子年纪不到五十，能有多大功力，老身有近百年的功力，难道还能败在你小子的手里，这小子带几分人缘，老身不能全力施为，用上七成功力，看他能否承受？

土魔放下龙头钢杖，举起右掌，凝聚七成功力于掌道：“小子接掌！”遂即推掌攻了上去。

明小龙闻言，也默运玄功，举起左掌迎了上去。

两股掌力都柔和无声，但是两人手掌一接，轰然一声巨响，其势异常骇人，只见土魔倒退一步，明小龙动也没动。

土魔心头一震道：“好掌力！”

明小龙在对掌之前，也思量过。对方是宇内赫赫有名的魔头，是外祖公他们的同代人。名头与外祖父们一样响亮，自己能接下她三掌吗？自己可大意不得，但也不能全力施为，先用七成功力试试再说。

明小龙忙道：“承让！承让！”

土魔大声一叫：“再吃我一掌！”举掌向明小龙推来，这一掌比上一掌来得更加凌厉，看似柔弱无力，实可碎碑裂石。这一掌土魔把功力提到十成，欲给明小龙一点颜色看。

明小龙并未举掌相迎，只将右臂往前一挥，往回一圈。明小龙这一挥一圈不要紧，土魔的掌风竟被化为无形，土魔感到有一股大力直撞而来，直撞得土魔站不住脚，忽而又从身后生起一股大力，把自己托住。前后两个相反的大力互相抵消，自己才得以站住脚跟。

土魔瞪大了眼睛，若不是亲身经历，她绝不会相信这是